

荆楚文史資料選輯

剑阁文史资料选辑

第17辑

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剑阁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一九九二年九月 内部发行

剑阁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剑阁县委员会
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

编

剑 阁 新 艺 印 刷 厂 印 刷

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1/32 印数1000册 字数：112千字

创内刊字第002号

主 编 姚福田
副主编 王玉森
责任编辑 梁秀英
编 辑 舒金国
封面设计 沈自云
题 字 朱依锦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·解放前剑阁西部商业的回顾 | 王守义 | (1) |
| ·剑南蚕丝业发展概述 | 王泉浦 | (8) |
| ·民国时期剑阁的饮食业 | 邹培林 搜集 | (17) |
| ·曾经使剑阁商贸充满生机的骡马店行业 | 王守义 | (20) |
| ·烟街商业话兴衰 | 孙继先 | (25) |
| ·剑阁手杖上题字的妙用 | 朱长昭 | (31) |
| ·漫话“集市口”的变迁 | 何中辉 | (33) |
| ·血溅剑门关 | | |
|
——痛打蒋介石的“西北政工队”记实 | 揭继林 | (36) |
| ·一场变戏法的选举 | 王宗成 | (42) |
| ·二教寺埋人坑始末 | 董思江 | (45) |
| ·罐儿铺之战 | 敬绍南 口述 何成周 整理 | (53) |
| ·怀念秦润奎同志 | 任康执 | (57) |
| ·县长王应嵩出巡情况见闻 | 魏湘朝 王宗成 | (62) |
| ·民国时期机关的交待制度 | 王守义 | (67) |
| ·民国时期剑阁县医疗群团组织概况 | | |
|
吴龙骧杖毙沈仰之 黄师长状告县太爷 | 陈光臣 陈孔绍 | (71) |
|
县长王雨甘巧断刘馆贩烟案 | 王宗成 | (79) |
| ·专员与儿童——忆林维干专员二三事 | 朱长昭 | (83) |

世代明经 一门宗师

- 孙桐生尊师嘉石的家学渊源探寻……何兴明 (87)
书法家何寅生简介…………王纯武 (97)
从“石秀才”到“石状元”…………杨柳春 (99)
诗联拾零…………徐之达 (103)
剑州古城考…………黄邦红 (108)
忆“五、一七”抢劫流血事件…………徐绍雄 (116)
观音寺的“争夺”战…………张益森 (121)
防区时代斗匪传闻数则…………王泉浦 (124)
匪来民遭抢 兵至又逢劫…………魏湘潮 王宗成 (134)
剑平师管区接收新兵简介…………杨继贤 (139)
逃难亲历记——在日军枪下生还的人

- …………陈怀国 口述 何成周 整理 (142)
为“五牛”画像…………揭继林 (147)
一个被遗忘了的黑社会组织——丐帮…………王泉浦 (152)
迷信龙脉却坏了家业…………简仕祥 (160)
防区制时代鸦片泛滥拾零

…………祝华安 李龙牛等 口述 何周成等 整理 (165)

两半西瓜 一条人命

- 怀念李铨老伯…………揭纪林 (173)
闲话一桩情杀案…………孙继先 (175)
剑阁县教会情况及其活动…………张元熙 (181)
剑门山区旧婚俗种种…………魏湘朝 王宗成 (188)
解放前父母亡故后祭奠安葬的旧礼节…………孙占舟 (195)
民国时期剑阁慈善事业琐闻…………魏湘朝 王宗成 (200)

解放前剑阁西部商业的回顾

王 守 义

县城西门原为商业闹区，是很长时期通往四川省会成都的驿路，民间称之为“官马大道”。自民国25年川陕公路改经小东门后，随着交通的易位，西门商业开始冷淡下来。但公路至讲书台仍合驿道西去，因而剑阁西部的商业不可同日而语。

西部商业的辐射网点

西部商业是剑阁整个商业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。武连为西部商业辐射的集散中心点，其特征为辐射网点密而匀，物资丰而流量大。

武连场：为剑阁西部驿道入镇，距县城40公里，历为郡、县、驿丞巡检司、团、区、乡镇治地，民国33年有253户，1264人。生产米、麦、油料、蚕丝、木材，历为剑阁西部商贸集散中心地，商业繁荣。

柳沟场：地当驿路，历为武连辖区，常住120余户，800余人，距武连20公里。农副产品输入武连，购回小菜、副食及生产资料如铸铧等农具。秀钟场，南至武连14公里，向武连

输出木瓢、杂菌、木耳、木炭、农具等，购回铸铧、副食、百货、盐、烟、糖、纸张、药材等。大路河至武连17公里，生猪、粮食市场兴旺，多为盐亭、元山、仁和一带粮商贩运，秀钟乡亦同。因这里升斗大（每斗60斤），粮价低。

开封场：为县西南大镇，至武连25公里，常住220余户，1100余人，输出土布和花生等大宗农副产品，由武连输入粮食、生猪、百货等物资。义兴场，至武连17公里，毛坝场至武连12公里，均向武连输出油桐、辣椒、木制用具、农具，购回药材、铸铧、纸张、五金及食盐烟糖等物资。

东宝场（原属江油县）：至武连15公里，常住110余户，900余人。陈家河属梓潼，常住60余户，500余人。两地均以水碾碾米输入武连，场销米量达10至20余石（石计500斤），由武连购回食盐、猪肉、烟、糖、纸张等生活用品。

百顷场：又名复兴，为梓潼县东北部大镇，至武连25公里。输出土布、蚕茧、花生及篾制用具，由武连购回木制工具、木材、大豆、芝麻、糯米、小菜、猪肉、山羊等物资。演武场，距武连10公里，地当公路，旧为驿道铺递，因距梓潼县遥远，其生活、生产资料全赖武连供给。

此外，梓潼县城有回民马姓及木材商常住武连，采购菜牛、山羊及木材贩运。青林口的石灰、铁锅，县属江油黄塘垭的坛罐、陶碗，亦武连中转。抗战及抗战后期，县西南仁和、宝石、演圣、元山、柘坝、马迎、开封等七乡镇军粮、仓谷，都集运武连交纳（建国后亦同）。

前期商业的格局和优势

武连自清康熙年间移民始渐增多，截至土住以师、王、马、元、李、黎、张、燕、陈九姓为主，市镇发展。除主要建设驿丞、巡检衙署，驿站、公馆、觉苑寺、太子寺、武侯祠、武显庙外，继建有陕西人的“武圣宫”、广东人的“南华宫”、湖广人的“禹王宫”、土住人的“文昌宫”、合营共建的“三皇宫”、“文庙”、“文塔”等五座会馆和文化设施（含武圣宫、三皇宫、观音楼、马王庙、四座戏楼）。在此基础上，兴起了以旧传统商业个体带徒弟的独立私营格局。

全场开设有“文兴”、“鸿顺”、“芳顺”、“荣兴”、“荣隆”、“顺城”、“大友”、“春发”、“萱朝”、“武功”等10家客栈；“芳华”、“吉祥”、“克勤”、“裕源”、“平安”等5家骡马店；陕西“永鑫”、“协合”，绵州“万事兴”3家钱庄；刘记“诚信”私当和小分司官当2家当铺。相继有拜氏“兴汉公”、赵氏“同汉公”哥老堂口。有“五显庙宣讲亭”、“顺城”、“庆祥”、“春发”4家茶馆，烧坊（酒家）10家，雕刻铺2家，案桌铺12家，菜饭馆2家，面店10余家，“广生”、“普济”、“生法”、“半济”堂药铺4家。有百货、香蜡纸张、副食、干杂海菜、五金、烟酒糖、煤油、布匹、银楼等座商50余户。有刘记木偶坊、纸货工艺铺各1家，染坊5家，醋坊3家，醋坊3家，饼厂2家，银、锡、铜匠铺各1家，铁匠铺5家，油坊4家，金果糕点铺3家，炮坊2家。设有棉纱

布匹、蚕茧、桐油油料、辣椒、山货、药材、糠麸饲料、粮食、油盐、牲畜、木器木材、篾货、柴炭、蓑草、蔬菜、禽蛋、土杂等13个市场。其他行商各业则以街代市，租赁街沿摆摊营业。

武连一月赶集九场，以“三、六、九”为市。相邻的开封为“二、五、八”，百顷为“四、七、十”，柳沟为“一、四、七”，东宝为“一、四、七”市。集市日，以米、麦、玉米、黄豆、豌豆为大宗，市用旧斗为50市斤（下同），成交量达100石左右，多为射洪、盐亭、元山及梓邑邻场等地农民贩运出境。次以油盐销售量大，场平销售清油5担（每担100市斤，下同），桐油2担；盐巴13挑（系磨砣盐，每挑130—150市斤）；布匹100余匹（匹4.8—5.2尺）。猪肉场平均15头（每年七月半高达100余头）。除茶坊、酒店生意特挤外，余以饮食业兴隆，每场摊店多达30余家。每日行旅官商，贩夫走卒，肩舆骡帮往来过境，旅店生意兴旺。估子、柿饼摊，烧腊、麻花鸡蛋醪糟、花生汤元等小吃，常卖至深夜。因物价平稳，小农经济给社会商业带来了文明经商，稍有半稳盈利和平竞争的发展优势。

后期商业的转向结构

民国25年川陕公路通车。三月，四川公路局绵阳（广）段武连汽车站成立。此后，开办客运货运，汽车、骡车等进步交通工具，取代了先前人力肩舆挑担、骡马驮运的

落后近代工具。促使商业由传统型的余缺互补商业走上开放型服务性的新商业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川陕公路成为国防主要交通干道，公私车辆激增至数十倍，更加速商业转向结构的变化，行业门类增多，同业公会代替了旧行会组织，流通领域扩大，商业经营从低档迅速走向中档向高档过渡。剑阁西部川陕道上的武连、柳沟及后起的新桥，成为商业繁荣之地。

这时期茶馆增多，打破传统格局，武连著名的颐乐茶园，设备新颖，售有舌尖、龙井、蔷薇、杭菊、浦洱、茉莉花茶等品种，全堂供给洗脸洗脚水；旅馆均整刷门面，装饰房间，备门帘，添置床帐设备，增设单间，一变昔日大房铺位多，清古、阳光、设备差的简陋状况，当时以武连“大同”、“武功”、“清荣”等旅馆较有名；餐馆激增，一变传统菜饭馆经营品种单一，而成为以炒菜为主，蒸、炖、烧、卤、汤配以米饭、面条、馒头、小菜，新鲜鸡鱼等品种和送茶水、毛巾服务方式，每馆通常保持鲜菜肴十多个菜谱，明码标价，亮牌经营，由顾客随意挑点，食后算帐，并付么司（招待员）小费。

民国35年春开始，新兴行业门类增加，有：推剪理发业（陈绍远）、机器缝纫业（任道卿）、搬运装卸业、机器轧花业（赵、卿、倪、陈4家），机器切面业（崔子贵）、汽车修理业（曹绍彬）、照像业（绵阳旭诚分馆）、西药业（杨柏茂）、宽布业（天成勋、林顺祥、翠兰庄3家）等9个；另有抽汽车上坡卖三角木、看守汽车、卖黑汽车酒精、挪车皮调的黄鱼帮、跑江湖的“青帮”、贩卖大烟的“烟帮”（红黑帮）；还有套购黄金白银、买卖稻谷拔令、囤集

皮棉、芝麻、粮食、黄丝、布匹等走私黑市商业行业。

在经营中，阴丹士林、学生蓝、海昌蓝、安安蓝、毕机、卡机等机织印染宽布、花布增多，逐渐代替了昔日土织土染窄扣布市场。进口矿物、化学染料在各染坊推开；“亚细亚”、“美学商行”的煤油销量较前增长数倍；磁蓬玻璃煤油灯、马灯、美孚灯、玻璃台灯增多，锡、铜、铁、陶、镁铁皮等制清油、桐油灯具减少，还有煤汽灯、嘎斯灯等，入夜时市衢通明；夏秋季节，每日宿车多在各茶馆租桌设临时床帐，应接不暇。这个时期小吃增多；有齐述三的猪油饼（只买早堂），蔡记的酥饼，张记的五香豆腐干，马记的蒸馍、素面，夏季豆浆面，刘记炉桥面，蒲章氏、胡章氏的凉粉，潘荣华的卤菜、梆锅面、猪肝面、三鲜烩面，油条豆浆、鸡蛋醪糟；水果摊增多，且做到方便顾主，给红甘蔗车节，给梨削皮出售。汽车过道招迎食宿，车停小贩蜂拥而前，叫卖递货，应接不暇。其经营方式也打破了昔日等客上门经营被动的格局，而走上近代私营资本主义商业相互竞争的机制。

通货膨胀，导致西部商业窒息

民国前期，货币稳定，农村经济活跃，交通发达，加速了市场商业的兴旺。记得儿时常听父辈言：清末和民初，1—2个小钱就买个蒸馍、饼子或一堆炒花生，2—4个小钱吃碗素面，10—20个钱割一斤肉。很长时期一个银元兑小钱18—20吊（千文），物价很平稳。民国8年改合制钱后，行

使十文、五十文、百文、二百文的铜元。民国25年，武连市场大米一斗值银币8角，约合1分6厘一斤。民国26年至29年这段期间，法币与银元比值相同，长时期大米价格徘徊在每斤2分至2角之间，上涨约10倍，幅度不大；秀钟、大路河还低些。且因升斗大于武连和他处，故终年米贩小商（粮食贩子）和农民，负贩不绝于途。

时代在前进，物价在上涨，以后关金（一元当20元流通）和法币大面积纸钞迭出，货币贬值，刺激了物价飞涨，鞭挞了商业跳跃式的发展。米价由于囤积者的操纵，逐成数十倍、百倍……增长。民国31年大米一斤价值达1元多，到了民国37年7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时，大米一斤便飞涨至9000左右。金元券一元兑换法币3000万元，即米价以民国26年为准已上涨至50万倍多了。由此，大商巨富的亿万家财，一夜即成泡影，而小商小农则更因此而完全破产，致使剑阁西部商业也和全国一样，一蹶不振，百业萧条。民国38年7月，国民党政府再度以银元兑换券一元换取金元券5亿元，更加速通货恶性膨胀，导致西部商业完全窒息。

· 剑南蚕丝业发展概述

王 泉 浦

养蚕缫丝中国有着悠久历史，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“缫祖娘娘”（养蚕所敬的神。相传系夏王妃子，她开始教民养蚕），在我们这些边远山区的人民，世世代代都把养蚕缫丝视为发家致富的根本之路，自古就把“栽桑务桐、子孙不穷”作为家训来教育后人。剑阁县因地处边陲，交通不发达，信息不灵通，农民思想落后守旧，历来对商品经济都很不重视，除了种庄稼之外，就只能将养蚕缫丝作为最主要的最可靠的副业，祖辈便有这样一种说法：“千买卖，万买卖，不如栽桑挖地盖”。可看出，那个时候农民对栽桑养蚕比外出跑生意要重视一些。特别在我们白龙、元山、金仙等剑南一带，属于低山丘陵地区，土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最适宜栽桑养蚕。所以蚕丝业的发展要比北边几个区快一些。解放前这些地区的人民，除了少数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赤贫户，实在没有条件养蚕之外，一般中上等人家几乎户户养，虽然多少不等，收入不一，但养蚕和养猪一样，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收入。所以民间流传着这样两句谚语：“勤养猪、快养蚕、四十八天就赶场”这说明它收入大、见效快，比养猪还划算。

旧社会里农村把收茧子叫做“摘新丝”，一年一度的收茧季节喊作“新丝下树”或“新丝归仓”（农历四月上旬），

它成为这段时间的代名词，农村里的一切大型交易，须要交付大笔现金均限在这个时候交清，如高利贷者放新帐，商人赶新丝会，买卖田地耕牛限新丝付款等等，它就象城市的“关期”（解放前城市资本家大型大买卖，每月十五号为小关期，三十为大关期，一切交易都限几个关期必须付清）一样。旧社会农村只有少许手工业，都是就地取材自产自销，商品的流动量很小，经济不发达，只有一年养一季蚕，把茧子卖掉之后，农民手中才有钱。所以，人们便习惯地把收茧季节，视为是一次活跃农村经济的交流会，并且这种习惯已经传了很久。晚唐诗人聂夷中在他的《咏田家》诗中写到：“二月卖新丝、五月粜新谷。医得眼前疮，剜却心头肉。”他指出那些贫苦农民在蚕子还未开始之前，先已欠下了“新丝帐”。早将茧子低价卖给了高利贷者，看来这放帐的方式，在一千多年之前已经有了，所以诗人才会发出如此感慨。

剑阁县四十年代以前每一年还只在春天养一季春蚕，种子也是由本地农民自设“烤房”，培育本地土蚕种。一般有“大头黄”、“毛脚茧”、“小官茧”、“药蚕茧”等，那种蚕不仅产量低、质量差，而且丝的颜色都是黄的。所以自古都习惯喊作“黄丝白银”。当时农民不懂得用科学技术嫁接桑苗，故没有成遍的良种桑园，都是利用田边地角、房前屋后空闲之地栽种桑树，只要稍加管理，让它自行生长。最大最好的树喊作“柞桑”，这种树要在最肥沃的地方生长几十年几代人才能培育成，最大的树要两三人方可合抱，一株“柞桑”每年可以产桑叶一担甚至几担（一百斤为一担）。记得我家老宅边有七八株柞桑树，每年就能产桑叶十余担。

只要谁家有几株柞桑树，则被视为是一笔可观的财富。另外有“草桑”“柴桑”“五爪桑”等，这些树产量都很低，桑叶的质量也很差。养蚕是一项艰苦细致的辛勤劳动，所以宋代诗人谢枋得在他的《蚕妇吟》中写到：“子规啼彻四更时，起视蚕稠怕叶稀，不信楼头杨柳月，王人歌舞未曾归。”他用朴素的语言把蚕妇的辛勤与地主阶级的享乐作了鲜明的对比。养蚕从收蚁蚕起到老蚕上树止，要经过三眠三卧，喂叶除小蚕每天要十多次，大蚕也要四五次，刮风下雨摘叶采桑日夜不能停止；消毒防病、切叶抓蚕都要掌握一定的技术，半点不敢马虎，稍有差错便会全功尽弃没有收成。所以养蚕虽然收入大，见效快，同时也要勤快精细，有一定经验技术的人才能养成功。

解放前在我们剑南一带虽然普遍栽桑养蚕，但因不懂得科学技术，都是按照老办法旧习惯去做，不仅茧子产量低、质量差，而且蚕子的发病率很高，故而世代养蚕，始终不能高产。到了本世纪四十年后期，开始由外地引进了优良蚕种“消毒白蚕茧”，并且改一年只能在春天养一季，为春秋两季，同时提高了蚕子防病抗病能力，使蚕丝的产量有了大大的提高。这一改进使蚕丝业飞跃发展。

由于养蚕事业的发展，随之而来的缫丝工业也相映地发展起来了。解放前剑阁县没有一个正规化的专业缫丝厂，都是由农村单家独户手工操作，就地取材，自产自销，作为副业看待，故而缫丝的人家虽然很多，但因分散，工艺始终没法提高，致使质量很差，浪费蚕茧十分严重。尽管那时工业尚不发达，农村都是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经济，商品流动量不大，但因唯一能向外地输出的经济产品只有蚕丝，可以

就地取材、就地销售，外出轻便容易携代，经济价值也很高，无论是本地财主还是外来客商都很喜欢。所以它就应运而生，成为我地农村的一大经济支柱。那时一般小乡场都没有茧子市场，较大点的场便成立生丝市场，成为当时最大的交易。中上等人家几乎普遍缫丝，人们把能安车缫丝的人家喊做“车户”，只要是“车户”在社会上就占有一定的经济地位，在开儿女亲家、结交朋友时，都以此来炫耀其富有。

解放前在我地农村所缫的丝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：一类是“毛丝”。这是用一种最古老最粗糙的落后缫丝方法缫成的丝。只要在阶沿上打一个灶，安放一口做饭用的锅，装上一个木头车架子，一个人再将茧子放入沸水内一煮，找到丝头顺手搭在用脚踏着转动的车架子上，一天到晚取下来便成为丝，它既不过瓷眼也不接头，缫出来的丝粗细不匀，头绪也很杂乱，在市场上价格最低，不好出售。但这种丝工艺操作简单，不拘资本大小、蚕茧多少，一个人就可以开始缫，因而成为一些中小之家自养自缫的好方法。第二类是：“织糙丝”又叫“洋纺丝”，顾名思义，洋纺自然是仿效东洋丝的制作工艺，这种丝一般要用三四口锅连起来缫，专人烧锅、加水、加茧，缫丝工人只管接头过瓷眼，缫出来的丝基本粗细均匀，不会乱杠乱头。捆丝的时候也很讲究，要结成麻花形的小股，再上箱打柄，包装精致美观质量较高。但这种丝投资较高，要资金雄厚的人才有力量缫，一般中小人家是缫不起的。这种丝不仅是本地市场能卖上高价的抢手货，也是成都市场很畅销的丝。第三类是：“厂丝”，最早叫“东洋丝”（自抗日战争爆发之后，因为仇视日本便都叫厂丝），这种丝要在正规化的工厂里才能缫出来，它不但要过